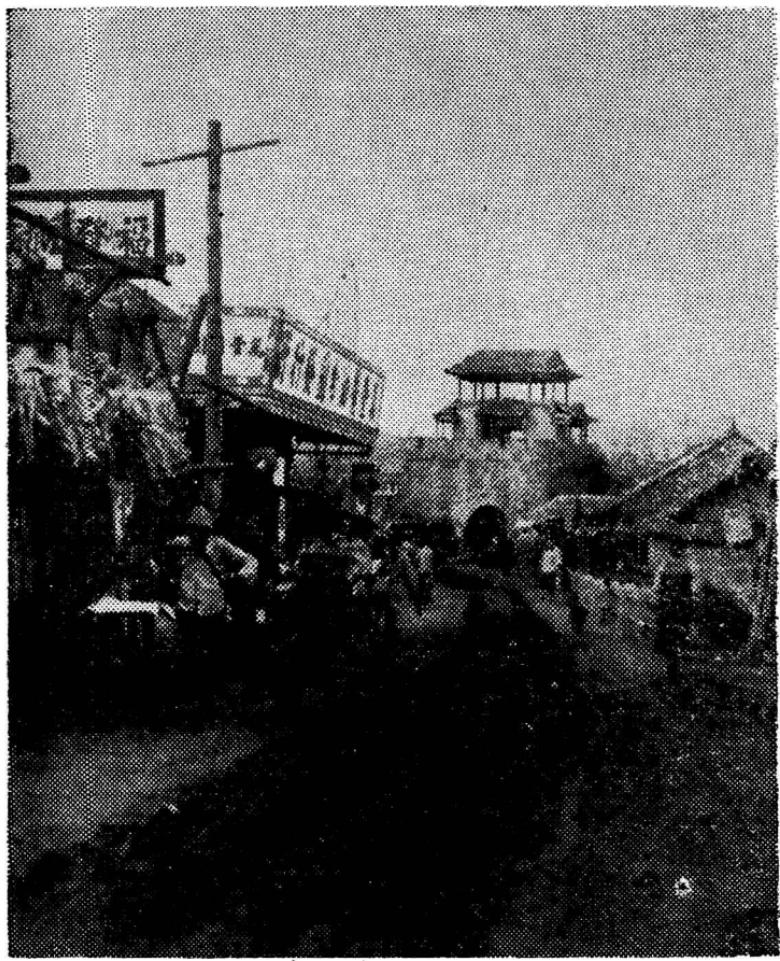


遼考

頓市社會科學研究所
頓市地方史研究會

撫順名勝古迹考





清代抚顺城门外小景



抚顺不仅是个以燃料、原料、动力为主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而且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不了解抚顺历史的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以为这里到处是煤、到处是工厂，烟尘缭绕，是“煤黑子”住的地方。殊不知，在这煤海之上，记载着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史，闪耀着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创业精神之光。

根据考古发掘，沈阳新乐遗址的煤精遗物，就是出自抚顺，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在抚顺居住并发现了这里的煤炭。从抚顺地区的高湾农场、碾盘乡、前甸乡一带，发现了古先民生活遗址五十多处，出土了大批石制刀、斧和其它用具，以及殷商时代的陶制器皿和青铜刀、剑等，这更证明，在氏族社会和青铜器时期，抚顺地区已是一个人烟稠密、生产比较发达的地方。在大伙房水库的莲花堡发掘的战国古村落遗址，出土了八十多种铁制农具和器物，则进一步说明抚顺地区在战国时生产力有很大地发展，与中原地区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秦、汉时，抚顺属辽东郡襄平县。东汉时，玄菟郡治迁至今抚顺地区内。两晋及南北朝时代，高句丽族在抚顺修建了新城，又叫贵端城。唐代，在抚顺曾置新城州，并一度是安东都护府所在地。降至辽、

金，又相继在抚顺筑城，名为“贵德州”。明初，抚顺作为辽东的军事要地之一，新建了高墙深堑的城池；并以“抚绥边疆，顺导夷民”的统治方针，正式将此城命名为“抚顺”。明朝中叶，抚顺是辽东几个重要马市之一，成了明王朝与东北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明末，满族崛起于抚顺东部的新宾山区，努尔哈赤在今新宾的赫图阿拉立国称汗，这里成了清王朝的发祥地。满人的后金政权，在辽宁先后建有五个都城，抚顺地区就有三个——赫图阿拉、界藩、萨尔浒。所以，在明末清初，抚顺又是明、清两个封建王朝决战争雄的鏖兵之地；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大战，就发生在今抚顺市区东部的萨尔浒、铁背山一带。

正由于我们的祖先，在抚顺这块土地上，经风历雨，拨云翻雾，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开拓了抚顺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推动着抚顺的历史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如今抚顺已经成为一座著名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

为了让我们这些生活、劳动在抚顺土地上的人们，以及子孙后代，知道我们的先人开发这片土地历尽艰辛的英雄业绩，了解自己故乡的悠久峰嵘的历史，提高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在当今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举起“振兴抚顺，服务四化”的旗帜，发挥我们抚顺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奋斗精神，把抚顺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为实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编写了《抚顺名胜古迹考》，对抚顺地区的名胜古迹进行了初步考证。立意于提供了解抚顺历史的一部分史料。在文字上则力求雅俗共赏，希望它能成为对广大

群众，特别是对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普及读物。尽管这本小册子还远远不足称为对抚顺历史的全面阐述，但，我们认为，对帮助读者了解抚顺的过去，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此书编定，正值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三十五周年之际，又是抚顺得名六百周年之时，我们仅以此书作为献给社会主义祖国和为建设祖国英勇奋斗的广大群众的一分微薄礼物。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抚顺历史时作为借鉴。

《抚顺名胜古迹考》编写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目 录

苏子河畔的古汉城遗址.....	昭 扬 (1)
劳动公园山上的汉代古城.....	史 然 (7)
高爾山新城遗址.....	馬 赫 (13)
高爾山辽塔.....	馬 赫 (18)
金代大官屯瓷窑.....	傅 波 (22)
明代边墙.....	趙广庆 (26)
鶻 鶻 关.....	蘇 生 (32)
明代抚顺马市.....	蘇 生 (37)
明代抚顺城.....	王玉生 (42)
古勒寨的烽火.....	趙君璧 (47)
清朝的肇兴之地.....	趙立靜 (52)
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李榮发 (59)
界 藩 城.....	傅 波 (65)
萨尔浒城.....	史 然 (70)
三道雄关卫建州.....	蘇 生 (76)
永陵寝宫.....	李榮发 (82)
清代皇帝谒陵的御略.....	趙立靜 (89)
夏园行宫.....	向 群 (96)
清代柳条边.....	胡 工 (100)
清代抚顺城.....	耿秀英 (105)
千金寨的兴衰.....	傅 波 (111)

雷锋纪念馆	刘巨才(118)
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王秀娟(124)
风光秀丽的大伙房水库	汤士安(131)
元帅陵	王秀娟(137)
擎天拔地障千军的三块石	周维新(141)
烟筒山	胡工(147)
半山古刹——观音阁	马赫(151)
千金山前的大悲寺	向群(158)
几番兴废的永安桥	傅波、鲍文津(163)

苏子河畔的古汉城遗址

新宾县位于辽宁省东部山区，《汉书·地理志》将这一带称为辽山辽水。所谓辽山，即指长白山之余脉；所谓辽水，即指浑河上源。据《兴京县志》记载：“境内险要，多在于山，潜壑幽谷，叠嶂重峦，在在可资扼守。”这样，早在两千年前，中原汉王朝时期，就在今天的新宾县永陵镇南苏子河对岸的台地上，建筑了玄菟郡所属之高句丽县城，以后又在高句丽县城附近筑起了玄菟郡城，史称“玄菟故府”。玄菟郡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设置，初治沃沮（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附近）。由于貊夷所侵，以后两次搬迁，治所有三，永陵镇南之“玄菟故府”遗址，是其二迁址。玄者，黑也；菟者，虎也；玄菟即黑虎的意思。当时的玄菟郡制等于现在的省制。这就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这里就有中原王朝的省一级镇城。

汉玄菟郡为什么能迁此，还得从这里居住的民族说起。新宾县境内诸山，脉联长白，由东而来，蜿蜒四百余里，如浪涛起伏，龙盘星拱，灵秀鍾毓。早在远古时期，在这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的耸山峻岭中和河谷溪水旁，到处生长着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在草木森森的山坡上，有采不完的山货野果；在繁茂的森林里，有猎不尽的飞禽走兽；在涓涓溪水的深潭里，有可供捕捞的水族。这样，就有许多“操劲弓长矢，射山为食”，“居草舍、捕鱼为食”，或“食

“惟鱼鲜”的氏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他们“依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所以就有“树中人”、“森林里的居民”或“林木中百姓”之称。总之，当时这里的原始森林既是古代氏族的好住处，也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好场所。

据史料记载，最早在新宾一带的山区里就生活着肃慎族。《山海经·大荒北经》就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山（今长白山），有肃慎之国。”肃慎族向中原王朝贡献的楛矢石砮，在历史上颇具盛名。楛木做的箭杆，有人认为是暴马树，有人认为是白桦树；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树木做的，在新宾一带的山区都是常见的，可见肃慎族活动的地区及于新宾一带是可信的。

商周之后，在这一带的山区里，又迁来了秽貊和高句丽族。据史书记载：夏商时期，中原的发族已渐移居于东北的渤海之滨，历史上统称为东夷人。发族的人口繁衍较快，其部族也随之日益强大起来，而后逐步东迁至辽东及吉林的东南部，并渐及新宾一带。发族的后裔就演变成历史上的秽貊族。秽貊族的一支，建有索离国。《魏略》、《梁书》、《通典》作橐离，《隋书》直作高离，金毓黻所著之《东北通史》则称之为古高丽。又据史书云：高句丽出于夫余，而夫余则出自秽貊。这一事实，正说明当时在这一地带之部族，并非统一在一个部族内，而是各部族互相混杂最后溶为一体，并演变成一个民族。

生息在新宾一带之高句丽族，原称骊族，后称句骊人，最后才称高句丽。为什么在句丽之上冠以“高”字呢？推寻其意，当由于句丽有若干部落，其居山地者曰高句丽，以别于其他句丽诸部。如《然藜室记述》所言：“高丽亦取山

高水丽之义。盖山水之胜，甲于天下。”遂以秀山丽水而为族名。这恰恰说明：生息、繁衍在秀山丽水的新宾一带的高句丽族，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其族不仅源于秽貊、夫余，语言风俗亦大体相类：少嗜欲，男女皆衣曲领；俗重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知种麻养蚕，作棉布；晓候星宿，予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为舞天；又祠虎，目为神。当时分布在吉林东南和新宾及鸭绿江一带的高句丽族，共有五部，即消奴、绝奴、顺奴、灌权和桂娄等五部。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因有“涉何事件”之发生，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刘氏王朝发兵灭掉了燕人所建的卫氏朝鲜，于其地置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当时之玄菟郡，其属县有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等三县。从而上述五部的高句丽族，同时归属于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便于今之新宾永陵苏子河南之台地上筑高句丽城，置高句丽县。

公元前37年（汉建昭二年），夫余国王子朱蒙于纥升骨地（今桓仁五女山城）建都，以高氏为姓，称高句丽国。又据《三国魏志·东夷传》云：“西安平县（今丹东东北地）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此小水貊虽亦名高句丽，但与汉之高句丽县之高句丽部族并非完全一事。

正是这个以高句丽为名的小水貊，在汉置玄菟郡之后独强。所以《后汉书·东夷传》云：“汉元始五年（公元前82年），以沃沮地为玄菟郡，为貊夷所侵，遂罢临屯、真番，并乐浪于玄菟郡，复徙玄菟郡居于句丽县。”汉昭帝当时从巩固与加强边疆出发，从中原大力向辽东徙居汉民，使其

筑城、屯田和卫戍边塞。如《汉书·昭帝本纪》云：“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夏六月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这就是说，这两年，汉王朝都招募各郡县的平民，来筑玄菟郡城，筑成后，玄菟郡便徙居于城内，这就是汉玄菟郡的二迁址，亦即“玄菟郡故府”。

关于玄菟郡的二迁址，《后汉书·东夷传》载：“昭帝始元五年，……玄菟复徙句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东沃沮条：“玄菟后为貊夷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汉书·地理志》之注文也说：高句丽县位于辽山辽水。《盛京通志》引其注说：“按汉志，县为小辽水发源，今兴京北近浑河之源，盖即高句丽县地，高句丽国本在县东”。这些记载都说明玄菟郡于汉昭帝始元五年徙至于今之新宾县高句丽县是无疑的。但是高句丽县究竟在新宾的什么地方呢？因上述史载过于简略，历代一直未能详指其地。

抚顺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对抚顺、清原、新宾三县进行了全面的文物普查，结果于新宾县永陵南，以及白旗堡西，发现了三座古汉城遗址。以此对照文献记载及诸家考证，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认为位于永陵南一里许苏子河畔之古城址，就是汉高句丽县的故城，距此城南不远（今红砖厂东北之台地上），即是玄菟郡的二迁址。该城址位于群山环抱的盆地中，四周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形成天然屏障，苏子河、二道河环绕其东北。这里地势开阔，土地平坦而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是筑城的理想地方。又经考古钻探，测知东城墙残长三一五米，西墙残长七五米，北墙残长

三一五米，南墙遭致破坏长度不详。城地平面略呈长方形，方向南北向。城址上遍布着汉式绳纹筒瓦、板瓦、卷云纹瓦当等残片，并采集到一件完整无缺的汉式绳纹筒瓦，以及汉陶器残片、汉五铢钱、铁器残段、建筑卵石、红烧土等。由于城的规模甚大，出土文物丰富，种类数量很多，故认为此城即是辽东玄菟故府遗址。（引徐家国之文，刊于《社科通讯》一九八三年十期）

汉玄菟郡于公元前82年，从沃沮城迁徙于此起，到东汉安帝初年又一次迁走止，该城历经了一百八十九年。在这近二百年的岁月里，这座塞外古城一直是进入辽东和卫土保疆的襟吭重镇，是各族人民进行经济交往和文化技术交流，以及密切各民族关系的门户和中心。当时，夫余族生活在辽东以北的广阔土地上。他们臣服中原，自愿作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同其他各民族携手前进，从而一再受到东汉王朝的皇封。当时夫余国不仅年年朝贡，东汉朝庭还每当夫余新王即位，即特制一个大玉匣，予先运至此处的玄菟城内收藏。夫余王死后，便派人迎取玉匣，敛尸入葬。到了三国时期，夫余的国库内还收藏有玉璧珪瓚，作为传世之宝。当时夫余老人都还念念不忘地说，这是前代中原王朝所颁赐的宝物。此时的玄菟城内，一直有重兵悍将驻守。并由于经常遣将吏、发兵卒来此，以治塞保土，因此，筑城之夫，戍边之卒，屯田之民，以及避地贤士，流徙民庶，都纷来群聚。这就使得这里和中原地区在政治上息息相关，并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汉文化不断传到这边远山区地带，有许多村落散于其间，大批的汉族和当地的土著民族，共同披荆斩棘，用勤劳的双手开垦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在这里出现了一

个汉族人民和兄弟民族杂居共处，耕植放牧，发展生产的繁荣景象，使这个地区成为古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之一。可是，到了公元初年，王莽篡位之后，曾调发高句丽伐匈奴，高句丽兵不愿从行，纷纷逃到边塞为盗寇，王莽发怒，遂贬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这样一来，便加剧了民族矛盾，高句丽扰境频繁，到了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年元105年），高句丽王率兵进入辽东，掠夺六县。据统计，从公元105年到111年的七年间，高句丽先后十二次袭击西盖马和玄菟郡。不难想到，当时在这一带，大刀长矛，兵刃相见，人呼马叫，鸡犬不宁。正是由于这样的战火纷扰，使这座古汉城被毁于兵燹，夷为平地，荡然无存。然而人民所创造的历史丰碑，和这座阅历近二百年的汉代古城，作为辽东地区重要史迹之一，将永远留在史册上。如今在这汉代古城遗址上，仍然可以拾到种种的汉代遗物，说明当时这里是很繁华的。

（昭 杨）

劳动公园山上的汉代古城

生活在抚顺的人们在工作之暇，都经常到市中心的劳动公园去游览，观赏山水之美。但是你知道劳动公园过去的历史吗？

地质科学工作者的钻探资料告诉我们，在地质历史的第四纪，距今约二百万年至三百万年，由于喜马拉雅山地壳运动的影响，已经塑成了今日劳动公园所在的这一带平山漫岗。它走势如龙，东从老虎台山逶迤婉转而来，脉至浑河南岸顿驻，成为险立的峭壁，后人称之为钓鱼台。由于这个平山漫岗是横卧在河谷的南岸，三面环山，北靠浑河，四周地势平坦开阔；又加上气候温暖，湿度适宜，所以就成为远古人类居住的理想地方。当时在这平山漫岗上，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浑河河水，深广流长；四周的平野上，高大的树木与繁茂的杂草相间。就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先以坚定的步伐，在这里揭开了开拓抚顺历史的第一章。解放前，在山上出土了很多古人类的生产、生活遗物，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凿以及各种陶片等。

可见，很早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后来便逐渐发展为集居的氏族部落。到了战国时期，燕国曾对辽东大力开发，众多汉人移住此地。到了汉代，这一带就形成了汉夷杂居的集镇式的部落。西汉初年，继燕、秦之置，设辽东、辽西二郡。辽东郡属县十八，后缩小为十一，据《奉天通志》

记载，抚顺地区当时属高显县管辖。后来汉武帝定朝鲜，置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便在这山上筑起了城郭，成了由中原通往辽东的陆上交通要塞。派吏遣将，传递书信，必经此而后玄菟。由于中原汉王朝先有诸吕之乱，后有王莽之变，中原板荡，民庶流离，贤士避地辽东，大批的汉族人民迁来东北定居。他们因山为庐，凿壤为室；不仅使这里人口日繁，而且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文化进步。从而使这一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解放前后，从这周围一带的刘尔屯的汉墓群，以及塔湾（今二中）、挖掘机厂、石油一厂等地方的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的汉代器物。这些汉代遗物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面貌，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所创造出来的灿烂的汉代文化。如出土的铜器有铜洗、铜扁壶、博山炉、铜镜、铜衔接，铜带钩、铜镜皮囊等。而铜镜就有草叶铜镜、百孔星云镜等多种。这些铜制器物，不仅种类繁多，工艺精良，而且合金的冶炼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外，还出土了诸如彩绘陶罐、彩绘陶壶、绳纹陶罐，以及品类繁多的陶壶、陶奁、陶鼎、陶瓶、长颈瓶、陶耳环、陶钵等。此外还有玲珑剔透的漆奁、木篦、提携奁，以及妇女戴的溜金铜镯、水晶球、玻璃珠等多种多样的装饰品、生活用品。这些随葬品和冥器，无论从造型，还是从工艺，以及制造、火候、彩绘等方面来看，都是继承了我国古代制陶技术的大成，并有所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从现有资料来看，抚顺煤炭用作燃料，当亦始于此时。1938年，日本人于永安公园（今劳动公园）的泉丘，建筑净水工程时，发现了汉代人的居住遗址。遗址内发现纵约三十

公分，横约二十五公分的一个烟道和火炕，在烧火口附近，堆积着煤渣和煤灰，证明抚顺煤炭从汉代开始已用于燃烧。《满州国各县纪事考》在介绍抚顺煤矿沿革时也说：

“关于它的发现及开采，没有别的记载，一般认为第三玄菟郡治址的泉丘，发现了有当时住居的痕迹，炕口有煤炭灰，这就意味着在两千年以前的汉代就有了使用煤的事实”。

上述事实，生动地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当时在这里已经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开发，不仅有了土地连陌的农业，而且也有了相当水平的手工业和发达的商业。抚顺煤炭的挖掘与应用又使这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这里人口也迅速增加，成为辽东一个人烟稠密繁华的集镇。

第三、这里的社会制度，早已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与此同时，阶级的分化也特别明显，出现了地主阶级和贫穷的农民，这在挖掘出土的文物中有充分的反映。在公园附近发现的东汉墓葬，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墓室里出土了鸡、狗、猪圈、陶制院落和陶制楼阁等。这些建筑模型及其他一些冥器，不仅构成了墓室中随葬品的显著特点，也是当时封建地主庄园经济在墓葬营造上的反映。

正是由于这里逐步发展成为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有可能成为后来的第三玄菟郡址。东汉安帝初年（公元107年），在高句丽的不断侵逼下，玄菟郡由今天的新宾永陵河南台地上的汉城迁出，迁到了历史上所说的玄菟郡第三郡址。《三国志·吴书》记载：玄菟郡徙至“辽